

声声唤

声声唤

宋亚萍 著



江西人民出版社
Jiangxi People's Publishing House
地址：江西省南昌市
邮编：330000

种坚守，一种专注……芸芸众生的内心……此中的《声声唤》。三个姓名。三个童声。多种性格……率真直接，热烈

声声唤

宋亚萍
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声声唤 / 宋亚萍著. — 南昌: 江西人民出版社, 2016.1
ISBN 978-7-210-08190-6

I. ①声… II. ①宋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6) 第007131号

声声唤

宋亚萍 著

责任编辑: 章 雷

出版: 江西人民出版社

发行: 各地新华书店

地址: 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三经路47号附1号

编辑部电话: 0791-86898860

发行部电话: 0791-86898815

邮编: 330006

网址: www.jxp-ph.com

E-mail: jxp-phwym@sina.com web@jxp-ph.com

2016年3月第1版 2016年3月第1次印刷

开本: 880毫米 × 1230毫米 1/32

印张: 10.5

字数: 200千

ISBN 978-7-210-08190-6

赣版权登字—01—2016—10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定价: 36.00元

承印厂: 南昌市红星印刷有限公司

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、装订错误,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目 录

- 001 序 /刘华
006 风在臂弯里变蓝 /林莉

心里的光

- 002 母 亲
008 小女人
012 为母亲配眼镜
014 固执又温情的老母亲
019 怀念父亲
027 一切和方天成有关(一)
032 一切和方天成有关(二)
039 那两个字
043 宝儿小挫记
048 可怜的妈妈

- 051 我的头发我做主
055 “弟子规”投掷事件
058 给初中阶段的成
061 写真写真
066 我们之间
072 在路上
076 某次流泪的幸福记忆
081 推开虚掩的门

指尖的风

- 088 夜半修锁人
091 风里白发
093 给他们
096 缝衣小傅
102 菜 场
107 浴 室
111 喜相“缝”
116 流动居所
119 啁啾声里
122 冬日故乡行
125 床上的时光
129 尘 封
131 云游的女人
133 遨游西海岸

137	致青春
140	演讲现场
143	一眼过后的惊涛
148	捕鼠记
154	芋 伤
156	割 蜜
159	与爱玲美玲同行
163	遥敬酒局
166	凭空悼念
171	声声唤
176	时光之书
182	现出原形
186	惊喜的凭据
192	一道招魂菜
197	一个人的完整饭局
204	楼主金花婆婆
208	那些年轻轻的女孩子
211	一个人的后期生活制作
214	对一坛酒糟鱼的膜拜
217	酿
220	租屋记
226	英爵时光
232	暗香来

虚拟的火

-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|
| 238 | 似曾来过(一) |
| 245 | 似曾来过(二) |
| 248 | 用你的眼睛说话 |
| 254 | 拔 苦 |
| 257 | 云 丽 |
| 266 | 玛瑙儿 |
| 273 | 孤独时刻 |
| 276 | 关于裸呈的几种设想 |
| 284 | 囚禁的一生 |
| 292 | 恋恋风尘 |
| 302 | 一个孩子的消散 |

—— 心 里 的 光 ——

母 亲

现在，我的家离母亲家最近。站在五楼的窗底，透过玻璃就可以看见母亲的家，就在我屋子的前面一幢，第四层，蓝色四开窗那家。

早晨，还在梦里，母亲洗漱时特有的咳嗽声音传过来，我听着安心再入梦去，感觉好像仍溺养在母亲的身边。正午，趴在窗边晒着太阳，氤氲茶气中，安静地看着母亲的四开窗，风微微卷起帘子，光阴如水一般流过。

母亲的屋子里常有许多人，四开窗后人影攒动。因为她的热诚，家乡有许多人慕名而来讲述种种事由。听完他们的诉说，母亲的忿恨往往会超过他们，于是所有的事情就成为母亲自己的事情。有段时间，母亲终日在外东奔西走却收不到什么效果，那些当事人也不指望母亲摆平一切，他们需要的只是一种倾听，一种发自肺腑的认同。这一切都在母亲那里得到满足，他们对母亲是极为感激与爱戴。

有一次跟随母亲回到家乡，一路上，男女老少从各自的屋里奔走出来，争相邀请母亲进屋歇息。母亲坐在人群中，笑容可掬，红光满面。手脚利索的主妇很快就端来了糕点水果，大家围簇着母亲说说笑笑，热闹的气氛像过节一样。那刻，我开始对母亲的“寻常”热心有了认同和理解。

细细想来，也难为母亲，至少在我，很少再有那种胸襟，不是自己深爱之人的急痛难以触及心扉。母亲做到了，能保持这种心境的人在我看来，不外乎两类：一类是因为生活特别一帆风顺，所以能始终如一；另一类则是天性的豁达与悲悯，如传说中的神，历经苦难仍有济世之心。母亲绝对属于后者。

母亲生养了七个女儿，这种现实残酷地打击了母亲，她在全村人面前都感觉抬不起头。有无聊村妇肆意辱骂母亲，母亲心中是多么希望我们能够为她争一口气啊！母亲坚持让我们七个姑娘全都外出读书，但她却没念过一天书。小时候的母亲永远有做不完的事，放牛割草做饭洗衣，母亲只能捧着哥哥读过的书，一遍一遍抚摸，爱如珍宝。母亲是如此聪颖，日子一久，她竟能认出书本上的许多字，甚至可以辅导姐姐们的学习。姐姐们的成绩在小学阶段一路领先，这为她们的中学大学铺下基石。

姐姐们考上了大学，整个村庄因此沸腾，这让母亲扬眉吐气，村人开始带着谦卑恭顺的表情和母亲说话。被人尊重其实是一种幸福，而这种幸福是母亲在遭遇多年的冷遇之后才有的，这也许是母亲对家乡人热忱的最初根源吧。

我排行第五，幼时是一个蕙质兰心的丫头，能歌善舞，口甜

如蜜，小小年纪便悉察母亲心思，为讨得母亲的欢心，更说过许多不知天高地厚的豪言壮语。母亲在心花怒放之余，更是对我倾注全部心血。母亲不让我做什么家务事，她把好吃的东西都留给我；当我在房里看书时，母亲不许大伙发出声音，她自己则在一旁悄悄坐着，偶尔抬头与她对视，总看见她满眼的欣慰与欢喜；每一次考试，如果得高分，母亲比我更高兴；如果分数不理想，难过得吃不下饭的一定是母亲。姐姐们参加工作后，母亲说，城里的教学只会比乡下强，你去吧，跟了姐姐去念书。在心中，她舍不得任何一个姑娘离开，但母亲总是义无反顾地送她的姑娘一次次远行。

记忆中，黛青的天色里，母亲送我们去赶早班车。四周静得能听见秋虫的呢喃，浓重的露水很快打湿鞋背，耳旁是母亲絮叨的叮咛：用功读书，认真听课，听话……最后的视线里，被抛弃在路边的母亲像一片孤单叶子零落地卷进疾驰的风里，她的手不停地拭擦眼角的泪水……

可是，我的成绩却没有达到母亲意想之中的进步，母亲察觉到我的分心，她的气急攻心让她的话语口无遮拦。我瞪大眼睛，被她粗俗蛮野的话刺得奄奄一息，泪眼蒙眬中我开始对母亲另眼相看，对母亲由衷的膜拜开始动摇，十五岁的我在心中隐下第一颗叛逆的果。

我飞速下降的成绩让母亲瞠目结舌，她搞不懂她一直乖巧柔顺的姑娘是怎么了，怎么同她良好的初衷如此背道？暴怒之下，母亲几乎失去理智。那天，她冲进厨房取出一把菜刀，冲至我的

面前又硬生生止住。她把刀子架在了一边的四姐颈上，母亲颤声嘶喊：你要不要读书……她是喊给我听的，我知道。四姐在她的刀下软作一团，我像旁观一出好戏，嘴角带着冷冷的笑，母亲在我的冷笑下泣不成声。

记忆里，十六岁那年的暑假过得索然无趣。母亲仍旧不太叫我做事，却也没有什么人跟我讲话，姐妹们都默契地冷落了我，关在屋子里的同时，我更有冲出天窗的欲想。新学期开始前，母亲作了最后一次努力，她拉了一大帮亲戚对我进行说教。所有人的矛头都指向我，刀剑从四面八方向我乱刺，我低头沉默着，待剑刺得再深再狠些，我一口气掀翻了桌子没命地奔跑。面前的小路像永远也跑不到尽头，我虚脱地倒在地上，号啕，身心从未有过的疲倦。开学之后，我飞快地融入这个炫世界，而母亲也开始飞速衰老。自此，我也再没有了与母亲的对视，那样的对视，两两相顾，我羞涩一笑，母亲的眼里满是欣慰和欢喜。

以后，也再没有起过那样激烈的冲突。母亲在城里买了房，她要让她的女儿重回她的身旁，她试图挽回败局。可是，再回到母亲身边的女儿个个都已颇具个性且野性难驯。四楼的四开窗内，常常回响着母亲的长吁短叹，但她的叹息已无人放在心上。女儿们都按着自己的意愿成长，快乐悲伤也是她们意愿的事。不管怎么说，我们——母亲养育的七朵花儿，不管经过如何的嫁接移植，属于她的女儿终于是成活长大了。在各自有了不好不坏的工作之后，在各自立业成家之后，在各自生儿育女之后，母亲的观点包括她的哺育方式、教育方式、处世哲学等诸多方面更难获得支持

的立场。认真听母亲说话的场面越来越少，通常决定了某件事后，我们只口头通知母亲便算完事。

母亲安静地沉默了，多年前遭受的冷遇又重新落在母亲身上。而这种情形跟当年的际遇又完全不同，这番漠然来自她最爱的人，她根本没有办法回击。

母亲的脸上有了失魂落魄的神情。她一个人趴在阳台上看风景的时间越来越多，风吹起她灰白的发，母亲像一棵空心的老树，曾栖身在她身上的鸟儿都飞归了自己的森林，母亲却再也飞不动了，她只能站在这儿，身躯佝偻，等待着她的鸟雀再飞回来。每次走过母亲的窗底，我总是低垂着头，我不敢抬头，我怕看见母亲的白头，怕撞上她的殷切，怕冷落她的热情。

感谢那些家乡人，他们的出现让母亲重新焕发出活力。母亲在家中接待了一批一批的来客，母亲替他们热心张罗，东奔西走。而最初我们都不能理解她，我们对母亲给予他们超乎寻常的热诚一致嗤之以鼻，认为母亲是在没事找事自讨没趣。我们一起对她说：我们不再给您添麻烦了，您自己惹事干吗。母亲支支吾吾说不出话，过后奔走仍旧。她一天天变得神采奕奕。她现在根本没有时间在阳台上张望，为着别人的也许毫无结果的事情她忙得不亦乐乎，既然母亲是快乐的，那么就让她忙碌吧。

我曾经一度远离母亲（我以为那是一种远离），后来我与母亲没有更多更亲密的交流。再后来，自己买了房子搬出来居住。买房时是花了一点心思的，只选定要母亲后头的老屋，一直等它拆了重建才买。母亲那么固执，她不肯随了哪个姑娘同住，她不

想麻烦我们任何一个姑娘，我知道她的心思。

现在，有些事情都是我蛮喜欢的：每天早晨，听着母亲的咳嗽声起床；每天中午，看着她烧一桌子饭菜给客人吃；每天晚上，等她的灯熄了我再入睡；母亲笑呵呵地送客；母亲打开四开窗给我一个笑脸……没戴眼镜我看不清她的确切表情，但知道母亲现在一定是笑着的，笑笑地关注着我的一举一动，她其实从来都没有放弃过她的姑娘们。都说姑娘是娘的贴身小袄，我也是吧，会一直贴心下去的，贴近娘的心。

有几件事情我又是蛮生气的：母亲把我帮她买的衣裳又退回了店铺，我气！母亲又一个人待在家里不肯上我家来玩，我气！母亲坚持吃剩菜剩饭，我气！母亲把我们给她的钱一转手又借给别人，我气！……母亲，您从不肯好好照顾你自己，您什么时候才会安静地坐下来，坐在阳光里好好地歇息？

有些话我一直都没有说出口：母亲，其实，我愿意的，愿意您把希望都放在我的身上，我也愿意按照您的设计方案去成长，长成您喜欢的样子。虽然我们都没有成功，可是年深月久却累积出了母爱如海，且这份爱在与日俱增。

姑娘又一次趴在窗户上看您了，母亲！隔着浅浅的时光之河，您在那边，姑娘在这边。您走在前面，姑娘一直跟随着您。母亲，您回一回头，您看一看我，您看姑娘再次羞涩地微笑，我看您眼中满满的欣慰与欢喜。

2014年5月

小女人

小女人通常很早就起床，她喜欢沿着街道走一圈。清晨的街道路人稀少，一切刚刚醒来，她喜欢踩着露水前行，那时，她感觉自己神清气爽，也是一朵花或者一株草，结满露珠，楚楚动人。

她绕着县城走了一大圈，县城才好像完全醒过来，才开始扭动身子东瞧西看，阳光照着一切，一切都醒了活了活色生香。小女人却悄悄回到住处，某幢房屋四楼的两室一厅，属于她一个人的八十平方米空间还是显得有点儿拥挤，因为堆放了一些不太常用的东西，但都是不能被扔掉的，也许哪时就用上了。她总这么想。再说，它们都是携带了记忆符号的，沾染了彼时的体温，现在，它们静静陪伴着她，与它们相依相守，小女人感觉到踏实。

上午九点，小女人开始做健身操，小女人一直都喜欢运动，但她不好意思在大街上和她们一起跳广场舞，那些动作她多半都会，但她就是不好意思在众人面前做出来。她只能待在一个人的屋子里，跟随音乐起舞，放松又轻松。她一招一式认真做着这些

动作，感觉活力通过肢体语言重新注入身体。出汗了，她身体还是蛮好的。

空闲时间，小女人看着韩剧。那些情节左右了她，她深陷其中，泪水涟涟或者长吁短叹，为虚构情节动容动情，属于小女人一个人的安静时光寻常过渡到午后。

午后，小女人又出门了。头天夜晚，她躺在床上想着某人某事，一些让她想着的人事会在第二天得到落实。第二天，她提着水果或者熟食出现在某人门前，她并不进门，对方接受了礼物对她致谢，她就不肯再进门打扰，她轻巧转身，留给对方一个简洁背影。她达到了某种境界：念想，相见，转身。

也有人前去看望她。闲聊，吃饭，她很快做出几菜一汤。事后，她和我咬耳朵说，谁谁都不吃剩菜的，添了一点点剩菜的菜也不下筷子。可是小女人不舍得浪费，剩菜她会一个一个地消灭掉，小女人的胃口有时非常惊人。

我去看望她时，她总是对我赞不绝口。夸我长得好看，夸我身材好，夸我衣服穿得好看，夸我皮肤好。我坐在沙发上，她身子一个劲儿紧挨着我，我悄悄儿往后闪躲。其实我很应该在当时紧紧搂抱住她，就像拥抱着我的孩子一样紧密又亲密。

小女人想念所有的人了。她宣布，她要动手做饭给所有的人吃。几天前小女人就开始备菜，她一趟一趟往楼上搬运着，她像身强力壮的棒小伙，她简直把我们都当成了难民。

知道她又要开始这样的大行动，头天晚上，我发了脾气。我说：您要再自己动手做饭给大家吃，我就要把您的锅都给砸了。我没

觉得我说的话有多么盛气凌人和蛮不讲理，我就是想不明白，在哪不是吃一顿饭，谁家还不是顿顿准备了好菜好饭，她这么一个人前前后后辛苦操持又为哪般。

第二天上午，小女人的电话打过来了，笑吟吟的语气，乖乖的口气：我都准备好了，你只要过来吃一顿饭就好了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电话里，她努力用上兴高采烈的语气，努力要讨我的欢喜。想象得出，对每一个反对她这么做的人，她都会用相似语气打出一个又一个这样的电话，因为她害怕听到任何拒绝的回答。

我没有半点脾气了，我拎着一些大包小包回家了。开始我是最反对的那一个，最后我变成最热烈支持的那一个。我进门，小女人把我按在沙发上：你怎么这么乖这么乖。她的脑袋又一次往我怀里靠着。抱歉，这样的时候我还是没能给她一个热烈的紧紧拥抱。

小女人说最近吃了阿胶，精神很好，头一点都不晕了。我语重心长地说：那你得接着吃。可是吃完啦，不再吃啦，够啦。小女人开心地说着，叽叽喳喳的。我转身下楼。

我又一次敲开小女人的家门，有些气喘吁吁，腿有些发软：这是三份阿胶，你可以分三回炖着吃，吃完我会一直提供的，只要你身体好，听到没有。我语气是有点严厉的。可是万万没有想到，小女人的泪水却一下子涌了出来：你你你，让我怎么报答你呀，我只是随口说说的，你就这么上心啦。门边的她泪光盈盈，楚楚动人。

我有点怕，怕这时她的脑袋又要往我的怀里钻，我一转身就